

山东沂水方言形容词的生动形式

赵 敏

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

提要 山东沂水方言形容词的生动形式颇有特色, 本文对其表义功能和句法功能作了描写和分析, 并与普通话相对照, 揭示了其独特性。文章中还指出, 北方方言与普通话并非“差不多”, 我们应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各方面的特点。

关键词 沂水方言、形容词、生动形式

0 沂水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沂山南麓, 临沂地区北部, 是临沂市下辖的一个县。按钱曾怡等《山东方言的分区》(1985) 的划分, 沂水话属于汉语官话方言大区胶辽官话中的东潍小片。

沂水方言与普通话一样, 也存在着大量以重叠和附缀等为手段构成的形容词的生动形式, 具体说来, 至少有以下八种: “AA”式、“AA的”式、“大AA—精AA”式、“ABB的”式、“ABC的”式、“AABB的”式、“ABAB的”式、“AXYZ的”式, 使沂水话的表达丰富多彩, 生动形象。

通过具体分析我们发现, 沂水方言形容词的生动形式与普通话相比, 颇有自己的特色。本文具体分析这种种形式的表义功能和句法功能, 尽可能地揭示其独特性。

本文仿照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(吕叔湘 2000) 的做法, 采取宽式的界定方法¹。文内引用的例子, 写不出本字的, 用同音字代替; 找不到同音字的, 用国际音标记音, 记音为沂水县城话。

1.0 “AA”式

沂水方言部分单音节形容词 A 有重叠式“AA”, 其功能是独具特色的。

1.1 众所周知, 普通话单音节形容词 A 也有重叠式“AA”, 但实质上是“AA的”式。

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指出, 普通话的生动形式, 修饰名词性成分时“无论哪种格式一般都必须带‘的’”; 作谓语或补语, 一般也都要带“的”; 修饰动词短语, 一般都带“地”, 只有少数 AA 式和 AABB 式可以例外, 如“轻轻一推/慢慢说”。²

1.2 沂水话的“AA”式不同, 它是真真正正的“AA”式, 使用时是不能加“的”的。

¹ 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(2000)指出, “ABB 式中的 A 大部分是形容词, 但是少数名词和动词也能带 BB 构成 ABB 式, 也酌量收录”。见第 717 页。

² 见吕叔湘(2000)第 719 页。

能进入这类“AA”式的单音节形容词不是很多，限于描写形状的几个形容词，如“长长长形”、“圆圆圆形”、“团团圆形”、“尖尖尖形”、“弯弯弯形”、“歪歪形状弯曲；心眼不好不正直”、“扁扁扁形”、“瘪瘪形状扁平”等。

沂水话的这类“AA”式可作定语或谓语、补语。作定语时的语法功能，与作谓语、补语时不相同。不管作什么成分，重叠后第二个音节都读轻声。

1.2.1 “AA”作定语

朱德熙先生(1956)指出，性质形容词(形容词的简单形式)作定语是限制性的，是作为分类的根据而存在的；状态形容词(形容词的复杂形式含重叠式等)作定语是描写性的，不是用来作分类的根据。

沂水话这类“AA”式与普通话完全不同。它作定语时，是用来表示事物的属性，说明事物的形状，具有有分类的功能，而不是描写性的。例如：

- (1) 四方盒子里盛的是饼干，圆圆盒子里盛的是糖。
- (2) 长长茄子不如团团茄子好吃。
- (3) 他一肚子歪歪心眼。
- (4) 天井里一棵弯弯枣树。
- (5) 那一溜尖尖屋顶的二起儿两层小楼都是青援食品厂的。

例(1)“圆圆”与“四方”对举，显然“圆圆盒子”说的就是“圆盒子”，“圆圆”只是限制性的，是作为分类的根据，而并非着重描写盒子的状态。同样，例(2)的“长长茄子”、“团团茄子”也只是着眼于区分这两种茄子，一种是长茄子，一种是圆茄子。例(3)也很能说明问题，“心眼”只有“好心眼”与“歪心眼”(或“坏心眼”)之分，绝不可能有“歪歪的”这么一种情态，“歪歪”也并非描写性的。

可见，沂水话“AA”式作定语，其功能绝对是限制性的，与普通话截然不同。

1.2.2 “AA”作谓语或补语

沂水话“AA”作谓语或补语时，其形式均为“……AA了”。表示“由不A变得A”。例如：

- (6) 这棵树上年去年还怪直立，今年怎么弯弯了？
- (7) 长生了这一场病，他瘦了好几斤，下颌儿下巴都尖尖了。
- (8) 他胖得脸都圆圆了。
- (9) 脚扎车自行车扎了带，刚打上气，一霎儿一会儿就瘪瘪了。
- (10) 他胖团团了，情是就象个麻袋包。
- (11) 我没看着看见地上有个盒盒盒子，一脚把它踩扁扁了。
- (12) 你小时是团脸，这现在脸长长了。我认不出来了。

上面这几个句子，例(6)表示这棵树以前是直的，现在变成弯的了；例(7)表示他的下巴原来不尖，现在生病瘦了，变得尖了；例(8)表示他的脸原来不圆，现在胖得变圆了；例(11)表示盒子原来不是扁的，现在把它踩成了扁的。其余几句也是同样的情况。

这些用法的“AA”都不加“的”，“AA”都有“变A”的动态含义。

2.0 “AA的”式

沂水话也跟普通话一样有“AA的”式，但能进入该格式的词与普通话很不相同。

如前所述，普通话的“AA”式在使用时其实大多为“AA的”，也就是说，普通话“AA的”用得很普遍。而沂水话不同，“AA的”式使用的范围非常窄。普通话用“AA的”式来进行描写的，沂水话大都不用该格式，而采用“程度副词 + A”或“ABB的”形式。如沂水话没有“紧紧的、热热的、乱乱的、大大的”等说法，一般相应地说成“怪很紧、岗(着)非常热、降非常乱、大发发的比较大”等。

沂水话能进入“AA的”式的词语很少，在普通话中也往往没有相应的说法，有的还写不出本字，要用同音字来代替。如：“出出的快跑、快走貌”、“忽忽的快跑、快走貌”、“邈邈的快跑、快走貌”、“诰诰的快跑、快走貌”、“呜呜的风声、哭声等”、“哈哈的大笑貌”、“嗷嗷的大声喊叫、哭叫貌”、“呱呱的湿、滴水状”等。二字重叠时，不管原来读什么调，一律变为阴平 22 + 阳平 42。

“AA的”一般只做状语或补语修饰动词。例如：

- (13) 他一看着看见我就出出地跑了。
- (14) 他刚骑着摩托车诰诰地上了城。
- (15) 外头呜呜地刮大风。
- (16) 她一霎儿喜笑得哈哈的，一霎儿□[ciē⁵⁵]哭得嗷嗷的，情是就象疯了疯了。
- (17) □[tuǒ⁵⁵]在下过雨或雪的地里走了一天雪，鞋湿得呱呱的。

上述例子中，“AA的”或描摹动作状态的形貌，或描摹声音，十分生动形象。

3.0 “大AA” — “精AA”式

在沂水话中，“大AA”、“精AA”也是形容词的两种颇有特色的生动形式。其中“大”、“精”的意思相当于“怪很”、“岗(着)非常”，因此，“大AA”与“精AA”都有加重强调程度的意味。

“大AA”的“A”与“精AA”的“A”往往是成对的反义词。“大”修饰表示某种程度“量大”的形容词，“精”修饰表示某种程度“量小”的形容词。常用的表示“远近、高矮、胖瘦、轻重、长短、粗细”等的单音节形容词都可以进入这个格式。比如：

大高高—精矮矮、大深深—精浅浅、大长长—精短短、大粗粗—精细细、大稠稠—精稀稀、大宽宽—精窄窄、大沉沉—精轻轻、大胖胖—精瘦瘦、大远远—精近近、大厚厚—精薄薄等。

这两个格式可做补语、谓语，不能做定语和状语。例如：

- (18) □[niǒ³¹]这包看着精轻轻，一低溜挺大沉沉。
- (19) 俺家离城还大远远，得坐车去。
- (20) 这块布精短短，做不着褂子做上衣不够。
- (21) 这口井大深深。
- (22) 她生了个闺女，长得大胖胖。
- (23) 恁你舅大高高，找了个妯子舅母精矮矮。

此格式的变调规律是：平声字(阴平字和阳平字)重叠后第一个音节不变，第二个音节一律重读，且声调上扬，声调近似阳平 42。非平声字(上声字和去声字)重叠后第一个音节不变，第二个音节一律轻读，近似轻声。

4.0 “ABB的”式

“ABB的”式由词干“A”和双音节重叠式后缀“BB”构成，“A”主要是形容词，也有名词如“水”、“山”等。和普通话的构成方式、用法基本相同。“A”与“BB”搭配的词语有些是和普通话一样的，有些则有其独特之处。如：

脆生生的、紧巴巴的、烂乎乎的、硬邦邦的、香喷喷的、酸溜溜的、辣侯侯的、甜丝丝的、热乎乎的、宽绰绰的、高扫扫的、高乎乎的、矮扑扑的、红迂迂的、黄乎乎的、蓝乎乎的、紫乎乎的、黄洋洋的、蓝荧荧的、疼乎乎的、壮实实的、结实实的、水冷冷的、水拉拉被水浸过状的、湿拉拉的、起晾晾地面等干湿道中，不潮湿的、软乎乎的、臭烘烘的、直勾勾的、急拉拉着急的样子的、傻乎乎的、山乎乎土气的、白寥寥颜色有点白的、咸喷喷的、凉镇镇的、凉飕飕的、臊乎乎的、文绉绉的、潮乎乎的、麻利利的、精拉拉仔细、认真的、温乎乎等等。

在沂水话上述例子中AB也能成词的有：脆生、紧巴、烂乎、热乎、宽绰、高扫、壮实、结实、起晾干燥不潮湿、文绉、麻利、温乎等。

“ABB的”式表示比较“A”，程度不及“怪A”、“岗(着)A”。可做谓语、补语、状语。例如：

- (24) 新屋宽绰绰的。
- (25) 地上起晾晾的较干燥的，甬穿胶鞋。
- (26) 他奶奶七十九了还壮实实的，一点毛病没有。
- (27) 这条裤子穿着紧巴巴的。
- (28) 你把箱子捆得结实实的，省得掉了。
- (29) 你给我精拉拉地认认真真地挑点好栗子。

此格式的变调规律是，“B”原来不管读什么调，重叠后一律变为去声 21 + 阳平 42，“A”不变。

5.0 “AABB的”式

沂水话的“AABB的”式的情况也跟“AA的”式相同，即都是在普通话中用得广泛，而在沂水话中则使用范围很窄。普通话中的“高高大大的、干干净净的”等在沂水话中都不说。

能进入沂水话此格式的词也很少，且也往往是其独有的。如：

窄窄巴巴的、迂迂磨磨磨磨蹭蹭的、急急火火匆匆忙忙的、二二思思犹犹豫豫的、二二忽忽犹犹豫豫的、吱吱外外小声说个不停状的、朝朝巴巴有点傻的、凑凑付付将将就就的、神神道道装神弄鬼的样子的、木木张张忘乎所以的样子的、流流球球的流流氓氓的等。

能重叠成“AABB的”的“AB”主要是形容词，如“窄巴、迂磨、急火、二忽、神道、木张”等，此外个别名词（如“朝巴智力低下者；傻子”“流球流氓”）和个别动词（如“吱外”）也能进入此格式。

“AABB的”可做状语、谓语，不做定语，亦极少做补语。主要描摹情状，有程度减弱的意味。例如：

- (30) 他急急火火地走了。

- (31) 到底去还是不去？我一直二二思思地打不出谱来。
 (32) 这孩子吱吱外外的，磨了半天才走。
 (33) 他一下生出生就朝朝巴巴的。

此格式的变调规律为第一个“A”声调不变，第二个“A”读轻声，“BB”一般是上声 33+轻声。

6.0 “ABAB的”式

在沂水话中，构成“ABAB的”式的“AB”，除了“沙楞”是形容词外，均为象声词，重叠后加“的”做形容词用。如：

扑棱扑棱飞禽飞的声音、形态的、呱唧呱唧咀嚼或脚踩泥地的声音的、嘎吱嘎吱咬嚼酥脆食品或物件的关联处不润滑发出的声音的、刚争刚争咬嚼酥脆食品发出的声音的、吧唧吧唧咀嚼的声音的、沙楞沙楞食品质地清爽如沙的等。

“ABAB的”式主要描摹声音，有生动的意味。可做状语、谓语。如：

- (34) 我刚寻思去逮它，它就扑棱扑棱地飞了。
 (35) 这个西瓜好吃，沙楞沙楞的。
 (36) 吃饭别吧唧吧唧的。
 (37) 大门一偎推就嘎吱嘎吱的，得上点油了。
 (38) 你嘴里刚争刚争的，吃的什么？

此格式的“AB”都读为 21 + 轻声。

7.0 “ABC的”式

沂水话的“ABC的”格式与普通话的意义与用法差不多。“A”是单音节形容词，“BC”比较灵活，说话时按说话人的习惯可用相仿的音仿造或改动。如：

酸巴剂的、酸巴流的、甜么索的、甜么西的、苦嘎剂的、硬各支的、热咕嘟的、凉支外的、恣高兴马悠的等。

此格式表示“有点A”，程度比“A”要弱，具有和缓的语气色彩。表达褒义意思时，有喜爱的感情色彩。表达贬义意思时，厌恶的感情不强，略有不满。可做谓语、状语。

- (39) 地瓜红薯多打窝窝头甜么西的，不难吃。
 (40) 桃硬各支的，还不熟。
 (41) 饭热咕嘟的，得冷冷冷一冷才能吃。
 (42) 过了白露，早晨下晚儿下午就凉支外的。
 (43) 他一个人坐在了饭店来里，恣马悠地大配正在喝酒。

此格式变调规律是第一个音节不变，第二个音节读轻声，第三个音节一律变为阳平 42。

8.0 “AXYZ(的)”式

这类形式在沂水话中用得较多，它们有的是成分都为实在意义的语素，有的是有实在意义的语素加上虚语素构成的。有很强的表现力，且绝大多数带有贬义或不满的感情色彩。可做谓语、定语、补语、状语。如：

脏吧拉诩的、野吧拉诩的、邪拉巴支的、黑不溜秋_的、胡支马约_的胡乱、不讲究、懈拉(子)光当的松懈、松松垮垮、圆鼓伦敦_的、楞了八支的僵头僵脑、傻不楞登_的、油脂麻花的油腻、干巴燎呛的人面色无光泽，瘦小，缺营养、呼农巴诩的葱、蒜、韭菜等的味道、出溜拐弯的弯弯曲曲的、梯溜淌郎_的形容大大小小东西很多或走路声音很响而不断、低溜嘟噜_的形容下垂物体很多、低溜大挂_的衣服破烂不整洁、漓溜拉洒_的液体不断洒出、半边拉块的东西只有半块、胡诩八扯的胡说八道、瞎虎郎神的撒谎、嗷天呵地的大声哭喊、没好拉歹的不管好坏、愚二嘎指_的反应不灵敏，迟钝、急毛(子)活促的匆匆忙忙、正里规结的正儿八经、狗撕猫咬的几个人纠缠在一起、一惊一炸_的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、搐搐嘎扭的皱皱巴巴、五迷三道的非常入迷、与二管府的完全能应付的了、手拿把掐的很有把握、奸曹鬼坏的很奸诈，总是使坏、妖拉子邪灾的穿着或其他行为有悖常规、二郎八蛋的行为有悖常规或不务正业、没头没肚的没完没了、年把轻轻的年纪轻轻、一晚就晚的破罐子破摔、得过且过、埽土酱烟的尘土飞扬、扬弄翻天的物品没有整理，到处都是、花来胡赤的花里胡哨、狗猫以蛋的小孩胡搅蛮缠、山猫野兽的没见过世面、很土气的样子等。

(44) 孩子晌午不呆家吃饭，我自己就胡支马约地吃点算完。

(45) 袋子里圆鼓伦敦的那个么东西是什么？

(46) 我刚炸完丸子，手上油脂麻花的。

(47) 这小孩长得黑不溜秋_的。

(48) 怎么这么大学了还穿得花来胡赤的，像什么样？

9.0 以上是我们对沂水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的描写和分析，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：

一、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北方方言与普通话并非“差不多”。

提起北方方言，可能许多人都会认为它与普通话“差不多”，至少在最具稳定性的语法方面差别不大。其实并非如此，本文研究的沂水方言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就很可能说明问题。

应该说，沂水方言形容词的生动形式与普通话就相差很大。其中有的是普通话极少用或没有的形式，如“AA”式、“大AA—精AA”式；其余的大多貌似相同，实质上有很大的差别，或是范围不同，或是组成形容词生动形式的词语有不同程度的差异。

这也再次说明了，我们不应被北方方言与普通话表面上的“差不多”所迷惑，除了继续加大对南方各大方言研究的力度外，就北方方言而言，还应进一步着力去深入挖掘研究它的各次方言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等方面的特点，以求对现代汉语有更全面的立体的认识。

二、沂水方言很少用形容词的生动形式来作定语修饰名词，作状语修饰动词的也比较少，形容词的生动形式更多的是用作谓语、补语，这应该是方言口语性强的特点使然。口语的特点是简洁，少用修饰性的成分，所以形容词生动形式担当修饰的功能自然就弱了。

(本文的主要发音人有两个：①南同荣，女，59岁，沂水县沂水镇七里堡子村人，高中学历，退休小学教师；②李冬文，女，23岁，沂水县沂水镇七里堡子村人，中专学历，公司职员。)

参考文献

- 吕叔湘. 2000. 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。北京：商务印书馆。
孟庆泰. 2002. 〈山东淄博方言的重叠式〉，《中国语文》2。
钱曾怡、高文达、张志静. 1985. 〈山东方言的分区〉，《方言》3。
朱德熙. 1956. 〈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〉，《语言研究》1。
朱德熙. 1982. 《语法讲义》。北京：商务印书馆。

Vivid forms of adjectives in the Yishui dialect of Shandong

ZHAO Min

Abstract The article 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 vivid forms of adjective of the Yishui dialect spoken in Shandong. A comparison between those in the Yishui dialect and Putonghua has also been made.

Key words Shandong Yishui dialect, the vivid forms of adjective